

鲍贝（著）

观我生

— 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 —
BUGUNIAO

有谁见过我的梦境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一位僧人朋友在修行途中，邂逅了一段美丽的爱情，之后，却被抛弃在滚滚红尘之中……他将如何获得重生？



—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—
BOGUNIAO

观我生

鲍贝(著)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观我生 / 鲍贝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13.9

ISBN 978-7-5378-3975-4

I. ①观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5418号

书 名 观我生

著 者 鲍 贝

责任编辑 陈学清

助理编辑 曹雨一

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5628697(发行中心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公室)

传 真 0351-5628680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×1030 1/16

字 数 213千字

印 张 12.5

印 数 1-3500册
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3975-4

定 价 26.80元

天堂在虎穴中

李敬泽

雾霾沉沉，有雾的日子里方知空气原是物质，这口气，它的密度、重量，它黏稠的触感，一条混浊沉重的大河在身体里缓慢地循环涌动，压迫着身体，贴向土地、尘埃。

贴向物质、权势、虚荣……

贴向那张银行卡。

深夜了，看完了《观我生》。我是说，看到了银行卡上的名字。

这是一篇序，将要放在书的前面。所以，为防“剧透”，我要慎用我的“先睹”特权，人的命运我已了然，但我不打算告诉你们，让你们自己随着这书经历波诡云谲，经一场梦幻泡影。

谈谈另外的事吧。

比如谈谈尼泊尔和不丹。

多年前，我去过尼泊尔，读这本书，我发现书里的男人女人，他们的行程与我当日基本一致。我去了是白去，可她和他，此一去却成就了一个好故事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去过尼泊尔，那么，这书带你再去一次，去得荡气回肠；而我没去过不丹，看了这书就便觉得，有生之年要去，去《观我生》的不丹，如此方才无憾。

啊，这本书的作者跳起来了，你把这书当导游手册了吗？

好吧，有时小说就是导游手册。比如《尤利西斯》，据说，你现在仍然可以准确

地按照布卢姆1904年6月16日的路线漫游都柏林——当然这说明都柏林的城市改造实在太慢，他们需要进口一个市委书记。小说给这个世界最美妙的馈赠之一，就是，当你走在一座城市、一片山水中时，你意识到你与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同行，他们，那些虚构的人，在你心中奔走，怀着激情、欲望，把他们的笑和泪和喘息和气味铭刻在砖石草木之间，由此，这些地方不再是地理的、物质的，也不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，它是你的记忆，某种意义上是你的前世今生，是你如此陌生如此熟悉的地方。

比如现在，我就在尼泊尔，在巴格玛蒂河边、在大佛塔、在杜巴广场，在五光十色的人群中，我注视着—一个女子正在寻找一个男人，他们有时同行，但转眼失散。这个女子，她的脸上混杂着焦虑、脆弱、孤独和执拗，她的眼睛和神情和姿态都在寻找，好像她一直不在此时此地，她丢了什么，或者她丢了自己。

寻找，不管是寻找宝贝还是真相还是意义，都预设着目的和方向，但小说家们对人类行动的目的和方向总是深怀疑虑。不疑虑的不是小说家，而是成功学家。小说家们所信的只是，自由意志总会把我们带向意料之外的地方，人之自由，与其说是为了抵达某个目的，不如说是，人愿意承受自由本身，它的孤独无助、它的可能和不可能。就如《观我生》这样，所有的人都在寻找，寻找所爱、寻找所梦、寻找所在，而被寻找的人也在寻找，世界如同一份无解的寻人启事，人们该有多么孤独。在这茫茫世上，在这本书里，好像人之为人、好像生命之为生命，就是为了寻找。

也是为了逃离。

这本书在远行和归家之间展开，在两个“天堂”之间展开，家在“天堂”、在杭州，但家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我的天堂在远方，在世界的尽头，在青藏高原，在不丹，在寻找的终点或者寻找的路上。

它的力量是慢慢呈露出来的。至少一开始我不能说我喜欢这部小说，它看上去似乎是起于奢侈的闲愁，有关财富、厌倦、叛逆、出走等等，不过是老生常谈，很文艺，做作的夸张，把这份闲愁弄得特别重大。

但是，渐渐地，这件事真的重大和紧迫起来。小说家有时需要专制，他不讲民主，他无视我们关于事物的一般看法，他有足够的好足够的坏和足够的疯狂，他能像带领一个国家一样，把我们强行带入一个设定和规划的境界——在这里，他重新安排生活和世界，他强行规定，某些事毫无意义，而某些事意义极为重大，以至于成

为了世界的重心。

在《观我生》中，一个资产阶级小姐的叛逆和逃离就渐渐变成了一次惊险宏大的长征。这个作者，她把不自然变成了自然，把做作变成了创造，她非常非常坚决，她软硬兼施，运用悬疑、好奇、威胁和应许，诱惑、号召、激励着我们，把我们带向一个乌托邦。

这个乌托邦在不丹。准确地说，不丹是这个乌托邦在人世的投影。

当然，我们知道，那里有童话般的国王和王后，那里是梁朝伟还有谁谁谁结婚的地方，那里是全球化的逻辑唯一遗忘的地方，那里是西藏的西藏，那是滚滚向前的历史不慎遗落的一个神龛，让全世界的大小所有者寄托他们的梦想，如果他们还有梦想的话。

但是，在这本书中，乌托邦漂浮在不丹之上，它应允着救赎，是一个秘教的天堂，一种执念、一种黑暗狞厉的内在体验，我是说，天堂就在虎穴，这里有一种毁灭的冲动——是光明，是燃烧，是生命的沉醉和狂喜，也是毁灭，是飞蛾扑火，是以身饲虎。

人们历经千辛万苦，经受堕落和苦难，是为了寻找和走向那个美妙的天堂般的死亡和救赎。

但那又怎样呢？我们受苦、堕落，即使我们不向着那里去，不去不丹虎穴寺，那又怎么样？人不是反正会死吗？

这有什么不同吗？

是有所不同的吧。前者是自由意志，是选择和决断，而后者则是顺受一切，是在尘世中修炼不死之术——现代性的根本前提，或许就是假设了人是不死的，把死悬置在意识之外，在这个前提下，人世间的一切才是绝对有意义或有意思的，爱欲嗔痴、占有和进步、消费和成功。

所以，这本书的最后是有大悲的，所寻找的所有人都去了死了，寻找者遗落在世上，她在另一个“天堂”，在杭州，那里是无尽繁华，她的心无尽荒凉。

那张银行卡提醒她，她的长征或许从来没有走远，她在本质上还留在原地。

不丹在天边外。

雾霾填塞着我，让我觉得生命是如此地具有质感，黄土尘埃渐渐地我们将掩

埋。

这种时刻,读《观我生》,我想象还有人与我同读,这世上还有人,心在高原,想象着天空和飞翔,想象着无色、透明、接近于无限透明的空气和空,想象着救赎和自在。

2013年10月2日 晨

目 录

第一章 出门远行

..... 001

整个冬天,我都被同一个梦反复绕缠。我无法确定梦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我也无法把它完整地描述出来。它只在梦的世界里真实。

我相信,梦是唯一可以在时间里进行逆走的工具,它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牵引我,带我走进某个真相。为了探求来自于梦里的那个真相,我必须锲而不舍。我得从家里走出去,出门去远行。

第二章 途经尼泊尔

..... 012

这里四季如春,温度差不多都保持在20多度左右。从下着雪的阴寒潮湿的中国西南,突然飞到这个异国高原的春天里,有些恍惚。我总是会有这样的恍惚。这么些年来,我经常从冬季忽然飞到春天,又从春天忽然飞到夏天。我一直认为,人是可以靠飞行来改变季节的,却不能改变命运。

街上到处都是人。泰美尔街是加德满都最有名、也最繁华的一条购物街。各种店铺连绵不绝。尼泊尔手工艺品和特色服饰琳琅满目,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摩肩接踵。

很多店铺里传出响亮的印度歌曲。它们像交响乐,重叠绕缠在一起,一样的哀伤,一样的缠绵和热烈。全世界的爱情和哀伤都是一样的。

第三章 经历不丹

..... 066

我不断想起,在坡地旅馆里的那个夜晚。要是我们都能够再往前踏出一步,彼此相爱,或者假装彼此相爱,我是否也能够像卓玛留住多吉那样地去留住贡布的生命?为什么我们都不愿意去相信,在我们的生命中,事实上没有什么爱与恨、仇与怨是过不去的。

就如走在这条赎罪的道路上,没有什么罪是不可以被原谅的。生与死,爱与恨,俱在一念之间。

第四章 回到杭州

..... 177

在他们身上,我却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毁灭的人生。在他们的人生故事里,充塞着爱情的毁灭,信仰的毁灭,生命的毁灭。通过他们,我看见许多生命,其实都是在皈依宗教和背离宗教之间不断往复,苦苦挣扎。

后记 有谁见过我的梦境

..... 187

第一章 出门远行

1

整个冬天,我都被同一个梦反复绕缠。我无法确定梦的旨意究竟是什么。我也无法把它完整地描述出来。它只在梦的世界里真实。一旦到了现实生活中,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虚构的场景。但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,清晰到令我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。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,在我的梦里有一个无比广阔而真实的世界。那个世界,我一定亲身经历过。

我相信,梦是唯一可以在时间里进行逆走的工具,它正以一种强大的力量牵引我,带我走进某个真相。为了探求来自于梦里的那个真相,我必须锲而不舍。我得从家里走出去,出门去远行。

或许在一场旅行中,让自己投入到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去,会更容易释放我的梦,释放出梦里那个最真实的我。

这次旅行,我选择了不丹。出发的日子定在除夕。

这是我第一次去不丹。传说中的不丹王国,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。早已令我心向往之。然而,不丹和中国还没有建交,没有直达的飞机。

我为自己设计了一条线路:从杭州出发飞拉萨,然后从拉萨飞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,再从加德满都飞往最终目的地不丹。

和不丹一样,尼泊尔也是一个佛教国家。多年前我去过。我并不喜欢那里。空气污染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要严重。

如果说,不丹是最后一片净土,纯净如天堂,那么,尼泊尔就是又脏又乱的地狱。然而,从中国出发去不丹,尼泊尔是必经之地。我无法绕开它。

2

杭州至拉萨的航班异常顺利。到了拉萨机场,却由于天降大雪,出现了飞机滞留的状况。对于飞机的延误或者滞留,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。所有客人都在候机厅耐心等待。

足足过去一小时,广播告知,我们的航班已经到达机场。再过半小时就可以登机。我松出一口气,延误的时间不算太过分。

登机前我想去趟洗手间,正欲起身,一位留长发、戴着墨镜的男人快步朝我走来,一股寒气经过我身边。他应该刚从户外进来。候机厅里的空调还没来得及将他吹暖。

他问我旁边的空位是否有人。

我说没人。

他一屁股坐下来。

我问他,你也飞加德满都?

他点点头,说,是的。

我奇怪他居然这个时间点才来,要不是延误,飞机早已在空中飞行了。仿佛一切的拖延只是为了等到他。

我说,你运气真不错。

他说,是啊。

我朝玻璃窗外望出去,天空灰蒙蒙的,能见度很小。雪好像越下越大了,地上开始大量结冰。

我说,广播已经通知,半小时后可以登机。

但愿如此。他说。

我觉得他很有意思。他说,但愿如此。意思是,他不完全肯定在半小时后能够登机这个事实。

我让他帮我看管下行李箱,我要去下洗手间。他头也没抬答应了。

或许就是从那个瞬间开始的,我们已把对方看作可以信任的人。我们看上去都不像坏人。至少我这么认为。

候机厅外雪花狂舞,刮大风了。一场从未有过的暴风雪凶猛地袭击着拉萨机场。天空更显低沉。刚降落于地面的飞机,迅速被冻住,落地的一部分和大地冰结在一起。

机场广播再次通知:由于天气原因,所有飞机停止起飞,请旅客们耐心等待。起飞时间,另行通知。

大雪还是妨碍了飞行,果然不能按时登机。候机厅里焦躁起来。许多旅客跑来跑去,一趟趟跑去检票口和问询处,咨询飞机的起飞时间大概会是什么时候。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。谁也不知道这场大雪会在什么时候终止。

他一直安静地坐在我身边,忽然对我说,你不用跑去问的,飞不飞得了,皆由天定。

我心里一惊,他早就看出我已经坐不住了。

我说,再等下去,恐怕天都要黑了,夜里更冷,我们会不会在机场过夜?

他说,难说。

后来我发现,“难说”和“但愿如此”,都是他的口头禅。对于某件事物难以肯定或不想正面回答的时候,他都这么说。

他说他叫Frank。

Frank? 现在的人是否都喜欢为自己起个洋名。

他说,名字不过是个符号罢了,叫什么都一样。

也是。在旅途中认识的人,都从各自的身份和角色中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。今天遇见说不定明天就天各一方,相忘于江湖。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。对于一个旅途中人来说,名字确实不重要。

那么,我也不打算告知他我的真名。我报了个网名给他,蓝莲花,来自杭州。

他摘去墨镜，侧过身看着我，好一会儿，才说，你从杭州来？

你到过杭州？我问他。摘去墨镜的他更显俊朗。眼睛不大，双眸里有一股清朗广漠的忧郁。这种忧郁猝然间出现在我眼前，如此熟悉。仿佛与他的初见，已经在我的梦里发生过。

不仅到过。他说。

难道你在杭州定居过？我兴奋起来，有一种他乡遇故人的快乐。我问他在杭州做什么？

什么也没做。他平静地说，转过身去，重新戴上他的墨镜。

他的笑容很奇特，颇有些深长幽远的意味。他越是说什么也没做，我越觉得他肯定做过些什么。我并不是个凡事喜欢深究和刨根问底的人，但旅途中的寂寞和无聊，让我对他产生出追究的好奇心。

雪花仍在飘舞。

已是下午六点半。正是白天和黑夜交替的暧昧时光。拉萨是个天高地远的地方，天黑得比南方差不多要晚两个小时。雪光把大地照得白亮，但并不耀眼。是那种黯淡而混沌的白。

飞机在天黑之前是否还能够起飞？谁也不得知。但还是有人一趟一趟地跑去询问。滞留机场的焦急心情全都写在候机人脸上。何况又是除夕。所有人都想早点飞回家去过大年，跟亲人团聚，安享天伦之乐。

身边不断有手机响起，听见他们和家人的通话。所有的电话，都是盼着他们早点回去的急切心情。

我忽然责问自己，我原本可以好好待在家里和亲人一起，却非要一个人跑出来，在途中领受这该死的滞留带来的煎熬和焦虑。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非得选在除夕这个日子出行，像一个不小心染上自虐症的病人。除了听从内心的召唤，我已无药可救。

你也是去不丹吗？我问Frank。

话音刚落，我便觉出自己的滑稽可笑。我总是这样，说话全然没有逻辑性，习惯被自己的直觉左右。也许在潜意识里，我希望对方和我去同一个地方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路同行。这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，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。

然而，意外在发生着。

我奇迹般地听到他说,是的,我也去不丹。

而他对于我先知先觉、自以为是的提问,却并不感觉奇怪。仿佛我的提问在他看来很自然而然。

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,用同样的句式再次问他,你也是去旅行吗?

他摇摇头说,不是。

探亲?

不是。

那你去不丹做什么?我又变成了一个刨根问底的人。

他紧闭双唇,停顿好一会儿才开口说,我去找一个人。

他跟我说话的时候,脸朝着我的脸,虽然他戴着墨镜,我也知道他的眼睛并不和我对视。像是故意回避,又像是越过我正看向远方虚无的某一处。

你经常一个人出行?他看着我那只大而沉的旅行箱。他始终不正眼看我。那只箱子已拥有岁月留下的无数个磕磕碰碰的旧痕迹。

我说,你是否觉得很奇怪,一个女人选择在大过年的时节出行?

他不置可否,很轻浅地笑一下,不再多问。

幸好他没再问下去。我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,像是准备要对他作一番解释。我为什么要对自己的行为解释?意图何在?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为了安抚人心,机场向所有滞留的旅客发放晚餐费,每人五十块人民币。看来很有可能要在机场过夜了。

还没踏出国门,就遇上如此漫长的滞留。此趟旅行一开始便不顺,真是令人沮丧。我的悲观情绪浮现上来。

五十块钱在机场只能买一个简单的盒饭。我讨厌盒饭的味道。邀请 Frank 一起去候机厅边上的咖啡厅就餐。

我们点了一模一样的两份套餐。荷香排骨饭配青菜炒萝卜丁,外加一碗蘑菇例汤。其实套餐的味道和盒饭也没多大区别。机场里的食物永远都做得潦草不地道,又极昂贵。好在咖啡厅里的座位和环境让人感觉舒适,对面又有一个人陪着,我的心情好了许多。

他在用餐的时候,才把他的墨镜摘下,放在桌子一边。他吃饭的速度很快,几乎没有抬过头。哪怕我们面对面坐着,他好像也不正眼看我。即使和我对话,抬起

脸来，他的目光也始终停留在别处。

他和别的男人很不同。和他在一起，有一种很明确的安全感。这让我对他的注视更大胆，也更放肆。反正他对我的注视，一概视而不见，或假装看不见。他五官端正，眼睛细长明亮，眼神中那抹广漠而飘忽的忧郁，有着难以描述的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却与哀怨无关。蓄着些胡子。不知是故意蓄留，还是懒得剃它。他的额头高而开阔，一头自然卷曲的长发，全部梳向脑后。我平时不太喜欢留长发的男人，总觉得留长发的男人过于阴柔，又喜欢纠结自恋。而他给我的感觉却是阳刚硬朗又简单。他的皮肤略微有点黑，清瘦，健壮，但不健谈。外形和气质，看上去很有点艺术家的风范。但他并不复杂。我喜欢简单的人。

我也不能算是个健谈的人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更喜欢选择沉默。我总是在这个世界上飘来飘去，行踪不定。我对我自己的生活无话可说。说什么呢？说些什么好呢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必然成为矫情的证据，成为别人诽谤的理由。

我忽然噎着，注视着面前的剩菜剩饭伤感起来。今天是除夕啊，这一顿应该是年夜饭。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，经过我很多年的淡化和无数次的漠然忽视，却仍然对它心存念想与眷恋。

我的念想是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我去眷恋？我一次又一次地背井离乡去远方，去更远更陌生的远方，我到底想获取什么？我又在寻找什么？这些疑问一直潜伏在我内心深处，从不曾消失。它们像魔鬼，时不时闪身而出，命令我突然停顿下来，命令我一次又一次地审视自己。

在这个下雪的日子里，我再一次告别双亲。当我背上背包，拖起行李迈出门，我不敢回头看。我知道我母亲就站在我身后，双手垂立，眼里盛满心疼和无奈。她已渐渐迈入老年，但在外人眼里，她仍不失优雅与得体。她每周游泳一次，每天至少散步一个小时以上。她吞吃大量的保健品，极尽所能地保持她轻盈的体态和健康。她拼尽全力拒绝自己发胖，拒绝让白发增生，拒绝衰老。然而，白发与衰老总是不约而至。

尤其这几年，她似乎在我身上看到了无可救药的绝望气息。我是她唯一的女儿，是她一直以来的骄傲，是她生命的延续，是她全部的希望。

然而，我对生活的绝望气息还是严重影响到了她。她终于发现她的无能为力。她变得焦虑、内心狂躁却不动声色。她不敢动声色。她怕她一有动静，我就会

像一滴水那样消失。她多么小心翼翼又可怜巴巴地盼着我变得快乐。而我丢失了我的快乐。我不知道这是意外事件的造成,还是日复一日累积起来的必然结局。我无法解释我自己。就如同我无法解释生活,无法解释生命。我也无法解释我父亲。

我父亲早已满头白发。但他依然精神抖擞,充满对生活的激情。他的白发与我无关。我宁愿相信,他的苍老与白发,全是由于他日复一日的过度劳累所致。为了事业和钱财,他可以不惜付出一切,包括生命。

母亲偶尔也会与他争执,劝他注意身体,要健康安好,平安是福。父亲认为我母亲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,但每一句都是废话,纯属妇人之见。他认为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意义,就在于不断争取和获得,而不只是生命的长度。

我眼里的父亲,似乎每天都在与生活拼命,与时间赛跑。他把他的房地产业从国内发展到了国外,又从国外迁回国内,他对事业的追求从不曾停息。

某一天,他意识到他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是我。他用他的双手创造出的毕生成果,都将归于我名下。他突然便将矛头指向我。他让我学建筑、学财政,学经济管理。我随他到澳大利亚,在墨尔本花去六年时间,修完经济学和建筑学的全部课程,又在悉尼继续读完硕士和博士,又花去四年时间。澳洲的城市干净又美丽,空气也好。但那里的干净、美丽,皆与我无关。我只不过是一个为父亲完成学业的外来者。一切于我都是陌生的。我只想快点修完学业,回到杭州,回到我熟悉的环境里。

然而,等我回来,我已完全不知道如何融入这座城市。我觉得周围的人早已离我远去,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和遥远。连母亲也变了一个人。她整天像鬼魂一样寂寞地活着。除了每天妆扮自己,她几乎没有一个朋友,也没有自己的社交圈。家是母亲的整个天地,父亲是她的全部。

而父亲却很少回家,一有空就往另一个女人那里跑。所有人都知道我父亲养着个情人。我没有见过那个女人,但我知道她一定年轻美丽又智慧。不然她不会平白无故受我父亲宠爱这么多年。而我父亲却口口声声说,他最宠爱的人是我。他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为我。

可是,我对我父亲却难以生出感恩之心。他所有的付出,从没让我感觉温暖。从小到大,在我的记忆里,他没陪我逛过一次公园,也从不曾陪我看完整场电影,

没有陪过我任何一次旅行,甚至在一起吃完一顿饭的时间都屈指可数。

他总是在忙。总是在忙。他的忙永无止境。

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对我拥有的生活表示羡慕,他们带着一种向往和嫉妒的微笑,哦,你就是古总的女儿?你父亲是个成功的浙商,钱多到花不完,多么令人羡慕的富二代啊!

空洞与哀愁再一次向我扑面而来。我拉起我的行李箱转过身去。我的社交和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日子,都经过我父亲大人的精心安排。精致又重复,重复又精致。我的生活了无生趣。

一些形形色色的男人,经过我父亲的筛选和审核,有着与我们当户对的身份和家庭背景。他们上下打量着我,歪起脖子、双手抱臂,带着一种花花公子式的微笑和有钱人的自得。时间犹如静止。

这群鬼影一般的现代人,同样出没于现实生活的大观园,演着一出出由别人导演的几乎未作修改的旧戏。令人窒息的空洞与无意义。

我的意义在哪里?我一直生活在我父亲的掌心里。从小听从他的安排与操纵,我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。我一天天地看着自我在消失。我生活得像一个影子,像一团空气。我没有自己的自由和选择。从来都没有。

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冲动,想给父亲写封信,或者留一份遗书也行,然后出门去远行,永不再回到这个家来。可是,我也只是偶尔冲动,并没勇气付诸行动。更多的时候,我只在心里哀怨。

我亲爱的父亲大人,你每天堂而皇之地活着,说是为了我在奋斗、在努力、在获取。而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恨你。我越来越不喜欢你,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。我和你,到底错在哪里?你没有坐下来和我仔细谈,聊上几天几夜,聊到内心里去,听听我到底在想什么。我到底想要什么。你总是没有时间。当我不再服从你,在内心里开始恨你的时候,我只是躲开,从不面对。我在内心挣扎,在嘴上却从不反抗。我的心从不曾靠近你。我的身体也已远离你。我没法在这个家里继续呆下去。

这个家,你一手建立起来的家,一天一天充足起来的只有物质和财富,你的忙碌和付出从不曾填满我和母亲内心的空缺。我们的日子里,除了虚空,还是虚空。我们终日无所事事。我和母亲只是你所创造的财富的一部分。这个家早已不成家,形同虚设。母亲在面对你外面有女人的事实,换成任何妻子,都应该感到羞耻